

战争与和平 (上)

[俄] 列夫·托尔斯泰 著 娄自良 译

译
文
名
著
精
选

Л. Н. Толстой

Война и Мир

YIWEN
CLASSICS



NLIC 2970700996



上海译文出版社

译文名著精选

YIWEN CLASSICS

战争与和平 (上)

[俄] 列夫·托尔斯泰 著 娄自良 译

Л. Н. Толстой

Война и Мир



NLIC 297070099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战争与和平(上、下)/(俄)列夫·托尔斯泰著;

姜自良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1.5

(译文名著精选)

ISBN 978-7-5327-5364-2

I. ①战… II. ①列… ②姜… III. ①长篇小说—俄罗斯—近代 IV. ①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25797 号

Л. Н. Толстой

ВОЙНА И МИР

战争与和平(上、下)

[俄]列夫·托尔斯泰 著 姜自良 译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书刊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45 插页 5 字数 1,013,000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6,000 册

ISBN 978-7-5327-5364-2/I·3112

定价(上、下册): 65.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21-36162648

译本序

《战争与和平》是一部史诗性历史小说，涵盖十九世纪初叶欧洲和俄国的重大历史事件，时间跨度为十五年（1805—1820），以俄国一八一二年的卫国战争为中心。俄国、法国、奥地利、普鲁士等国的政治、军事、外交斗争为历史人物，诸如拿破仑、亚历山大一世、库图佐夫等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并为众多虚构的人物展现了多种多样的典型环境，运用丰富的艺术手法塑造了众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小说着重写了鲍尔康斯基、别祖霍夫、罗斯托夫和库拉金四个俄国贵族家族，以这些家族的年轻一代安德烈公爵、玛丽亚公爵小姐、皮埃尔、娜塔莎和尼古拉·罗斯托夫等作为情节发展的贯穿始终的线索。

《战争与和平》创作于一八六三至一八六九年。作者在他的《关于〈战争与和平〉一书的几句话》中说，这是他“在优越的生活环境里，付出五年连续不断的辛勤劳动的作品”，“在我的这部长篇小说里，凡是涉及历史人物的言行的地方，都不是出于臆造，而是利用资料，我在写作期间所积累的资料构成了我的大量藏书，我觉得不必在此罗列书名，然而我随时可以使用需要援引的书籍。”

书中对战争以及和平生活的描写是穿插进行的，全书分为四部，情节的脉络大致如下。

第一部写一八〇五年。开卷的场景是在首都彼得堡，安娜·帕夫洛夫娜在家里举行招待晚会。作家对出席晚会的来宾的性格和特点进行了初步的刻画，成为展开全书情节的一个引子。书中叙述了四个贵族家族在和平时期的生活，生动地描绘了俄国的社会风貌。其中写到别祖霍夫伯爵病危时瓦西里公爵谋夺遗产的不光彩的行径，老伯爵的遗嘱将全部财产和爵位传给他钟爱的私生子皮埃尔；皮埃尔与瓦西里公爵的女儿海伦结婚；贵族家庭少男少女的初恋；鲍尔康斯基家族在童山的庄园生活。

库图佐夫在盟国奥地利的布劳瑙检阅部队。奥地利马克将军率部向法军投降，俄军处境极其危险。申格拉伯恩战役，骠骑兵士官罗斯托夫冲锋时受伤，安德烈公爵在巴格拉季翁将军主持的军事会议上赞扬孤军奋战的炮兵连长图申。奥斯特利茨战役，在败兵溃逃、库图佐夫负伤的危急时刻，安德烈公爵手执军旗冲在最前面，身负重伤；尼古拉·罗斯托夫执行命令时在前线看到，俄国近卫重骑兵“漫山遍野”地汹涌而至，正在对相向而来的法国骑兵发动攻击。“后来罗斯托夫胆战心惊地听说，从他身旁经过的那健壮的美男子所组成的大军，所有那些光彩照人、骑着价值千金的骏马的富家子弟、青少年、军官和士官，在进攻之后只剩下了十八个人。”对一八〇五年俄军在申格拉伯恩战役和史称“三皇大战”的奥斯特利茨战役中的“失败和耻辱”（托尔斯泰语）的描写为一八一二年战争的胜利做了铺垫。

第二部从一八〇六年写到一八一一年。普乌图斯克和普鲁士艾劳之战在叙事中一笔带过，弗里德兰战役后宣布停战，这是一八〇六至一八〇七年战争中的最后一次战役。重大历史事件有亚历山大一世与拿破仑的蒂尔西特会晤和蒂尔西特和约的签订、斯佩兰斯基的改革。穿插其间的情节有：皮埃尔与妻子海伦的情夫多洛霍夫决斗；安德烈公爵意外地康复，回到童山，他的妻子当夜难产而死；皮埃尔参加共济会，他决心解放农奴的计划和措施；皮埃尔拜访安德烈公爵，他们关于人生意义的长谈。安德烈公爵偶遇娜塔莎。安德烈公爵在彼得堡参与斯佩兰斯基的改革，对他由崇拜到失望；他在舞会上邂逅娜塔莎，不久订婚；罗斯托夫家引人入胜的大规模狩猎活动；娜塔莎受到阿纳托利的诱惑，解除与安德烈公爵的婚约；皮埃尔在心里指责她，“竭力想鄙视她”，但是在与她短暂的交谈之后，不觉流下了感动和幸福的眼泪。从她家里出来后，“皮埃尔一双含着泪花的眼睛快乐地遥望那颗明亮的星星（“1812年的彗星”），它仿佛以无法形容的速度沿着抛物线划过无垠的空间……”他觉得，这正是他心情陡变的真实写照。

第三部集中写了一八一二年的战争。法军于六月十二日越过俄国边界，战争的性质起了变化。俄军第一和第二军团在斯摩棱斯克会师，

斯摩棱斯克失守；库图佐夫被任命为俄军总司令；波罗金诺战役，安德烈公爵的团是预备队，在敌军猛烈的炮火下他被榴弹击中腹部；俄军主动放弃莫斯科，法军占领莫斯科和莫斯科的大火。罗斯托夫伯爵一家和一批伤员撤离莫斯科，娜塔莎独自在深夜去见负伤的安德烈公爵，相爱如初；玛丽娅公爵小姐在兵荒马乱中长途跋涉，探望兄长；安德烈公爵之死和娜塔莎的绝望；皮埃尔留在沦陷的莫斯科企图行刺拿破仑，他从大火中救出一个小女孩，法军以纵火罪拘捕了皮埃尔。

波罗金诺战役是一八一二年战争的高潮。作家刻意追求历史的真实，曾于一八六七年九月乘驿车整整走了一夜，到达波罗金诺，下榻于斯帕索·博洛京修道院的旅馆，这个修道院是一八一二年在波罗金诺战场上牺牲的图奇科夫将军的寡妻修建的。次日晨曦初露，“托尔斯泰就开始巡视波罗金诺战场。他的目光久久地凝视着那些遍布战场的纪念碑和堡垒，凝视着这场残酷战争的历史见证。”^①作家在这里缅怀先烈，凭吊古战场，并就地草拟了波罗金诺战役的写作要点。

第四部，彼得堡上层的复杂斗争；伯爵夫人海伦的荒淫生活以及她的“病”和死。亚历山大一世写信责问总司令库图佐夫，为什么决定全军撤离莫斯科。俄军撤离莫斯科，退往塔鲁季诺。一个月后俄军军粮充裕，兵员得到补充，求战心切，另一方面法军在莫斯科大肆劫掠，丧失斗志，两军兵力对比发生了变化，强弱易势。俄军发动塔鲁季诺战役，这次打击促使法军望风而逃，俄军由退却转入进攻。尼古拉·罗斯托夫邂逅玛丽娅公爵小姐，皮埃尔与娜塔莎不期而遇。

俄国的游击战争开始于敌人进入斯摩棱斯克。作者写道：“此类行动经常在具有人民性的战争中表现出来。”又说：“这种行动就是不以集群对抗集群，而是化整为零，击敌一部，打了就跑，以免遭到大部队的进攻，然后再待机出击。”书中详细描述了杰尼索夫和多洛霍夫的两支游击队袭击敌军庞大运输队的经过。他们解救了一批俘虏，皮埃尔是

^①参阅亚·波波夫金《列夫·托尔斯泰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190—191页。

其中之一。托尔斯泰把游击战争形象地比喻为“人民战争的大棒”，满腔热情地肯定人民战争的伟大力量。他明确地指出：“拿破仑的法国军队之所以覆灭，一方面是由于进军太晚，对冬季深入俄国腹地的远征缺乏充分的准备，另一方面是由于在焚烧俄国城镇、激起俄国人民的同仇敌忾之后的战争性质”。

《尾声》写了皮埃尔和娜塔莎、尼古拉和玛丽娅公爵小姐婚后的幸福生活。皮埃尔从彼得堡回来，评论时局，谈到彼得堡的“秘密团体”和他的活动(他是该团体的创始人之一)，他说：“我的全部思想就在于，既然那些为非作歹的人们联合起来，形成一股力量，那么正直的人们也应当照此办理。就是这么简单。”这个情节暗示着一八二五年俄国开明贵族旨在反对农奴制的十二月党人起义。

《战争与和平》这部不朽的巨著再现了欧洲的一个波澜壮阔的历史时代，气势磅礴，风起云涌，与此同时，全面地反映了十九世纪初叶俄国的社会风貌，而又笔意纵横，挥洒自如，将万千气象熔于一炉，构成精彩纷呈的艺术整体。

娄自良

2011年3月于上海

目 录

1051	卷三第
1051	卷四第
2101	由第
7101	卷一第
8701	卷二第
1051	新出几部书——《平味记》等书
第一部	0001
第一卷	0003
第二卷	0132
第三卷	0235
第二部	0347
第一卷	0349
第二卷	0413
第三卷	0494
第四卷	0577
第五卷	0636
第三部	0717
第一卷	0719
第二卷	0810
第三卷	0967
第四部	1091
第一卷	1093
第二卷	1152

第三卷	1201
第四卷	1253
尾声	1315
第一卷	1317
第二卷	1378
关于《战争与和平》一书的几句话	1421
5000	卷一第
5210	卷二第
7250	卷三第
7620	卷二第
9820	卷一第
2150	卷二第
4010	卷三第
7720	卷四第
8620	卷五第
7170	卷三第
9170	卷一第
0190	卷二第
1090	卷三第
1601	卷四第
8201	卷一第
5211	卷二第

第一部

第一卷

“噢，公爵，热那亚和卢卡成了波拿巴家族的领地了^①。不，我要把话说在前头，要是您还不告诉我，我们已经在进行战争，要是您还敢于为这个反基督者的所有卑劣行径、倒行逆施辩护（真的，我相信他就是反基督者），我就不认得您了，您就不是我的朋友，您就并非如您所说，是我忠实的奴仆。^②噢，您好，您好。我看我是吓着您了，来，请坐下谈吧。”

这是一八〇五年七月，有名的安娜·帕夫洛夫娜·舍列尔——太后玛丽亚·费多罗夫娜的贵族宫女^③和亲信，在迎接第一个前来参加晚会的达官贵人瓦西里·库拉金公爵时所说的话。安娜·帕夫洛夫娜咳嗽了几天，她说是患了**流感**（在当时，**流感**还只是少数人才用的新名词）。早晨由英俊的男仆分送的便笺，措辞是完全一样的：

如果您，伯爵（或公爵），没有什么更好的安排，而出席一个可怜病人的晚会也不会使您视为畏途，那么今晚七至十时我将荣幸地在舍下恭候。安妮特^④·舍列尔

“天哪，多么严厉的申斥！”进来的公爵回答道，对这样的接待毫不介意。他穿着绣花朝服、长筒袜和皮鞋，佩戴着几枚星形徽章，扁平的脸上流露出开朗愉快的表情。

他讲的是我们的祖辈不仅用以说话，而且用以思维的优雅的法语，是一辈子周旋于上流社会的宫廷显要所特有的安详、庇护的语气。他走近安娜·帕夫洛夫娜，向她低下洒了香水的发亮的秃顶，吻了吻她的手，便怡然自得地在沙发上坐下。

“亲爱的朋友，首先告诉我，您的身体怎样？请让我安心吧，”他

说，不改原先的声音和语调，在礼貌和同情中透露出一丝冷漠甚至嘲弄。

“身体怎么会好呢……在精神上忍受痛苦的时候？在我们这个时代，一个有感情的人难道能处之泰然吗？”安娜·帕夫洛夫娜说，“我希望，您整晚都待在我这里吧？”

“英国公使的招待会呢？今天是星期三。我是必须到场的，”公爵说，“女儿会乘车来接我。”

“我还以为今天的招待会取消了。坦白地说，所有这些招待会和焰火都越来越让人厌烦了。”

“要是知道您不喜欢，他们一定早就取消了。”公爵说道，他像上了弦的钟表一样，习惯性地说了些他根本就不指望别人会相信的话。

“别挖苦我了。喂，关于诺沃西尔采夫的紧急报告有了什么决定？^⑤您无所不知啊。”

“怎么对您说呢？”公爵说道，语气是冷淡而厌倦的。“什么决定？决定是，波拿巴已经破釜沉舟了，看来，我们也准备破釜沉舟。”

瓦西里公爵讲话总是懒洋洋的，就像演员在口述一出旧剧的台词。相反，安娜·帕夫洛夫娜·舍列尔尽管已年届四十，却充满活力和激情。

她是一位热情洋溢的女性，这是她的社会地位使然，有时即使她不想这样，但为了不使那些熟悉她的人失望，也就装出热情洋溢的样子。经常在安娜·帕夫洛夫娜的脸上浮现的矜持的微笑，虽然和她那青春不

①拿破仑·波拿巴(1769—1821)于1805年将热那亚并入法国，同年把卢卡置于他的妹妹和妹夫的统治之下。

②原文中的外文，本书均用仿宋体排印，此处为法文，以后不再注明，若遇其他外文则一一加注语种。

③贵族宫女，指年少入宫侍候皇族女性(皇后、公主等)的贵族女子。

④即俄语中的安娜。

⑤1805年春拿破仑风闻组织反拿破仑同盟的谈判已经恢复，于是致函英王提出和平倡议。同年6月俄皇亚历山大一世派遣宠臣诺沃西尔采夫伯爵前往巴黎，试图在英法谈判中进行斡旋。他途经柏林获悉热那亚已被并入法兰西帝国，即发回紧急报告。不久亚历山大一世将他召回，拒绝与拿破仑谈判。

再的容颜不很相称，却表明她像被宠坏了的孩子一样，经常意识到自己有可爱的小小缺点，不过不想改，改不了，也觉得没有必要改。

关于政治事件的话题谈到一半，安娜·帕夫洛芙娜的情绪激动起来。

“哎呀，您就别对我提奥地利了！也许我什么也不懂，可奥地利从来不想打仗，现在也一样。它在出卖我们。^①俄罗斯不得不单独拯救欧洲。我们仁慈的君主知道自己的崇高使命，并将忠实于它。唯有这一点我是深信不疑的。我们善良而英明的皇上将扮演世界上最伟大的角色，他那么仁慈，那么高尚，上帝决不会抛弃他，他也必将完成自己的使命，把革命这条多头毒蛇镇压下去，革命现在由于以那个屠夫和恶棍为代表^②而更加可怕了。只有我们才会为无辜者^③的鲜血伸张正义。我们还能指望谁呢，请问？……英国以其生意人的头脑不理解也不可能理解亚历山大皇帝的高尚情操。英国拒绝从马耳他撤军。^④他们想看看，想探究我国的行动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用心。他们对诺沃西尔采夫说了什么呢？什么也没有说。他们不理解，他们不可能理解我们皇上的献身精神，皇上自己一无所求，一切都是为了世界的福祉。他们有什么承诺吗？没有。即使有，也不会兑现！普鲁士已经宣称，波拿巴是不可战胜的，整个欧洲对他无可奈何……无论是哈登贝格还是豪格维茨，他们的

① 奥地利曾在1804年与俄罗斯签订协议，若拿破仑再有侵犯意大利独立的企图，将予以军事反击。但“法兰西人的皇帝”接受意大利王的封号，兼并卢卡和热那亚，而奥地利仍然迟迟不做战争准备。

② 认为拿破仑是革命的代表看法不符合实际。雾月革命（1799年10月9—10日）后他建立了军事独裁制度，剥夺了法国革命的成果，只保留了有利于资产阶级的部分。

③ 指的是当甘公爵（1772—1804）被杀害的事件。他因涉嫌参与反拿破仑阴谋，在巴登公国被法国一队骑马的宪兵越界逮捕，并押送到万森要塞（1804年8月），后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亚历山大一世向拿破仑发出了措辞强硬的抗议照会，而奥地利和德国均保持沉默。

④ 1798年拿破仑夺取了原属约翰骑士团的马耳他岛，而在1800年该岛又被英军占领。根据亚眠和约（1802年）英国必须撤离马耳他，但英国拒不履行此项条款。亚历山大一世提议，暂时在马耳他岛派驻俄国卫戍部队，但他的调停无果而终。

话我一句也不信。^①普鲁士声名狼藉的所谓中立不过是陷阱而已。我只相信上帝和我们亲爱的皇上的伟大未来。他将拯救欧洲！……”她突然停了下来，不禁因为自己太激动而露出了自嘲的微笑。

“我想，”公爵笑着说道，“倘若派去的是您，而不是我们亲爱的温岑格罗德^②，那么您一定能轻而易举地获得普鲁士国王的首肯，您是那么善于辞令。您能给我一杯茶吗？”

“就来。顺便讲一下，”她又平静地说道，“今天我这儿有两位很有意思的人物，莫特马尔子爵^③，他由于罗昂家族的关系与蒙莫朗西沾亲，是法国最有名望的世家之一。这是一位优秀的、真正的移民。还有一位是莫里奥神甫，您认识这位深谋远虑的人物吗？皇上接见过他。您知道吗？”

“啊！我很高兴能见到他们，”公爵说。“请您告诉我，”他又接着说，仿佛刚刚想起了什么，特别漫不经心似的，其实他来访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打听一件事，“孀居的太后想委派丰克男爵到维也纳担任一等秘书，这是真的吗？这位男爵看起来是个很平庸的人。”瓦西里公爵想给儿子安排这个职位，可是有人竭力想通过玛丽亚·费多罗夫娜太后把这个差使交给男爵。

安娜·帕夫洛夫娜几乎闭上了眼睛，表示她或任何别人都不能褒贬太后愿意做或喜欢做的事情。

“丰克男爵是太后的姐妹向她推荐的，”她只是用伤感、冷淡的口吻说了一句。安娜·帕夫洛夫娜一提到太后，她的脸上蓦地流露深挚的忠诚和崇敬之情，其中融合着淡淡的感伤。每当她在谈话中提起自己的

① 看到19世纪头10年拿破仑在欧洲日益扩张的统治，时常任意改变欧洲版图，普鲁士不敢公开加入反法同盟。哈登贝格公爵(1750—1822)于1805年任普鲁士外交大臣，在对法是战是和的问题上举棋不定。早先(1795年)曾使普鲁士退出第一次反法同盟。豪格维茨伯爵(1752—1832)是深受普鲁士国王信任的外交家，主张与法国发展友好关系。

② 温岑格罗德(1761—1818)，原籍黑森，1797年起在俄军服役，曾被派往奥地利和普鲁士商讨反法同盟的共同行动计划。

③ 莫特马尔子爵是虚构的人物，原型可能是梅斯特尔伯爵(1753—1821)，法国政治家，在1803—1817年间是撒丁国王在俄国宫廷的全权代表。

这位尊贵的庇护者时总是这样。她说，“太后陛下很器重丰克男爵，”于是她的眼睛又蒙上了一层淡淡的伤感的神情。

公爵意兴索然地沉默了。安娜·帕夫洛夫娜以她特有的廷臣和女性的乖巧和应对的敏捷，想起既要敲打公爵一下，因为他竟敢那样谈到向太后推荐的人，也要加以安抚。

“顺便谈谈您的家庭吧，”她说，“知道吗，自从您的女儿出入社交界以来，她成了整个社交界的宠儿。大家觉得她美若天仙。”

公爵点头表示恭敬和感激。

“我常常在想，”安娜·帕夫洛夫娜在片刻的沉默后说道，她将身子移近公爵，亲切地向他微笑着，仿佛以此表示，政治和社交的谈话结束了，现在要讲讲知心话，“我常常在想，有时人生的际遇是多么不公。命运怎么会给了您这样出色的两个孩子（除了您的小儿子阿纳托利，我不喜欢他），”她扬起眉毛，不容分说地插了一句，“这样可爱的孩子呢？可您，真的，把他们看得比谁都不如，所以您不配做他们的父亲啊。”

她热情洋溢地莞尔一笑。

“有什么法子呢？拉法特^①一定会说，我的面相注定不是慈父，”公爵说。

“别开玩笑啦，我想认真地和您谈一谈。您知道吗，我对您的小儿子不大满意。这话只是我俩私下说说（她的脸上显出了淡淡的感伤），有人在太后那里谈到过他，都为您感到惋惜……”

公爵没有答话，可她默默地、神情凝重地看着他，等着他回答。瓦西里公爵皱起了眉头。

“我能怎么办呢？”他终于说道。“您是知道的，为了培养他们，我做到了一个父亲所能做的一切，可是两个都成了浑蛋。伊波利特至少还算是比较安分的浑蛋，而阿纳托利这个浑蛋简直是恣意妄为，这是唯一的不同之处，”他说，笑得比平时更做作，更兴奋，而此时在他嘴角

^①拉法特（1741—1821），牧师，瑞士作家，著有《命相术》一书。

边形成的皱纹特别刺眼地显得出人意料地粗俗讨厌。

“像您这样的人何必生儿育女呢？如果您不是一位父亲，我对您就无可指责了，”安娜·帕夫洛夫娜说道，若有所思地往上抬起了眼睛。

“我是您的忠实的奴仆，也唯有对您才能吐露心声。我的孩子们是我生活中的累赘，是我背负的十字架。我是这样看的。怎么办呢……”他沉默了一会儿，做了个无可奈何的手势，表示他只能俯首帖耳地听任残酷的命运摆布。

安娜·帕夫洛夫娜陷入了沉思。

“您从来就没有想过，要让您那个花花公子阿纳托利成个家？听人家讲，”她说，“老姑娘都有给人做媒的癖好。我还不觉得自己有这个弱点，不过我想到了一个姑娘，她和父亲在一起生活很苦恼，就是我们的亲戚鲍尔康斯卡娅公爵小姐。”瓦西里公爵没有答话，不过他有上流社会的人物所特有的机敏和好记性，便点头表示他领会了这番好意。

“不，您知道吗，这个阿纳托利每年要花掉我四万卢布，”他说，看来他忍不住让自己伤心的思绪继续下去。他沉默了一会儿。

“要是这样下去的话，五年以后怎么得了？这就是做父亲的好处。她有钱吗，您的这位公爵小姐？”

“她的父亲非常富有，不过很吝啬。他住在乡下。您认识的，此人就是著名的鲍尔康斯基公爵，先帝在位时就已退休了，有个绰号叫普鲁士王。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但性情怪僻，难以相处。可怜的姑娘郁郁寡欢。她有个哥哥，就是不久前娶了丽莎·梅南的那个人，是库图佐夫的副官。他今晚也来。”

“听我说，亲爱的安妮特，”公爵说，突然握住对方的手，不知为什么微微往下拽。“您替我把这件事办妥，我会永远是您的最忠实的奴仆（如同我乡下的一个村长在给我的报告里所写的那样）。她出自名门，而且富有。这都是我求之不得的。”

于是他他以他所擅长的潇洒而亲昵的优雅的动作拉着宫女的手吻了吻，又把宫女的手抖动了好几下，懒洋洋地坐在圈椅上，眼睛望着